

饮水思源 念故人忆往事

唐有祺

(北京大学 北京 100871)



值此中国科学院成立 45 周年,回顾往事,我有很多感受。

中国科学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我是在它诞生后第二年回国的。当时新中国新气象,令人感受最深的是,全国上下,百废待举,求才心切。对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来说,尤其如此。中国科学院在这 45 年中高举中国科学的大旗,作出了在世界范围内令人瞩目的重大贡献,规模和水平都有喜人的发展和提高。现在中国科学院在学科的布局上也已相当齐全,但在当时还在筹组的过程中。可喜的是当时主持各个学科的都是才学高超而且是凝聚力很强的学者,其中与我联系最多的是主持数理化学科的副院长吴有训先生。

我回国到清华大学任教是与黄子卿和叶企孙先生有约在先的。

回国后,科学院经常邀请我参加座谈和学术报告会等活动。最早的一次是我刚到清华不久,应邀参加当时由张大煜先生主持的大连综合工业试验所(现称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首次学术报告会。我与关内各研究所前去参加的人同路,为首的是有训先生。当时我与吴先生首次交谈,话题却很广泛。他高瞻远瞩,对晚辈关怀备至,很快我就把他看成是一位知己的长者了。此后,我们在工作上的交往持续了 25 年以上,而他的言行和风貌迄今仍历历在目。吴先生是我国很早在科研中涉及 X-射线本质的少数学者之一。他对 1912 年劳埃(Laue)的发现以至事后形成的 X-射线晶体学及其发展一直很了解而且非常重视。这对我回国初期开展 X-射线晶体学的工作以及我身在高校能很早与科学院有关研究所密切合作,是一个重要的契机。

回国的第一年我在清华任教,1952 年院系调整后就转入北京大学。我用了两年多的时间编写教材,筹建实验室,并培养晶体学和结构化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这些都为后来开展 X-射线晶体学工作奠定了基础。到 1955 年我受陆学善先生的邀请,到当时的应用物理所(现称物理研究所)兼职,筹组单晶结构分析工作。我们把北京大学和应用物理所的人力和物力结合在一起,并选择了一些课题,测定了我国第一批晶体结构。当时应用可卸 X-光管,在感光片上目测衍射强度,并靠抽纸条算富立叶(Fourier)求和。后来从荷兰添置魏森堡(Weissenberg)相机,算是珍品了。工作条件虽很严峻,所得结果却是可靠的,而且选题也都有的放矢。同时在工作中也培养了一批人,并在一定范围内增进了化学和物理两个学科之间的交流和共识。

北京化学研究所成立于 1956 年。事前负责筹备工作的庄长恭先生曾来关照。我也便在该所兼职,筹组结构化学研究工作,科学院还为我招了研究生。1958 年,我接受柳大纲先生建议,把兼职工作集中到了化学所。这时,我的研究生徐广智已选定以磁共振等谱学技术为主要手段来开展结构化学工作。我很欣赏这个方向,它与 X-射线衍射是互相补充的。不久,又调来了傅享负责 X-射线晶体学工作,他发挥了重要作用。60 年代初,侯永庚考入化学所当我的研究生。

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的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很难开展的时期。直到1978年才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化学所的结构化学工作经过一段恢复时期,得以再度兴旺。从1978年起,白春礼等一批年轻有为的学子陆续来到化学所,进入了结构化学领域。同时,结构化学的思路和方法在整个化学所也已受到重视,并发挥了日益增强的作用。

在北京大学化学系和与之邻近的北京化学研究所都有一个与我有关的研究结构化学的集体,它们的工作各有特色,在研究方法和对象以及队伍的组成上具有较好的互补性。如果它们能进一步组织起来,完全有可能形成一个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1987年经过论证,并由国家计委批准,成立了第一个由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联合建设的北京分子动态和稳态结构化学国家实验室。化学研究涉及的关键如果不是结构问题,往往就是过程及其机制问题。动态结构是与过程及其机制密切相关。为了进一步开展动态结构研究,化学所要在波谱等原有基础上,大力开发基于激光脉冲的时间分辨技术。这项工作已初步在张启元和陈建新的努力下得到落实。

几十年来,我与中国科学院人和事的关系远不止此。我与北京生物物理所,上海有机化学所和生物化学所以及大连化学物理所等都有过或迄今仍有密切的关系。对科学家,至少对老一辈科学家来说,科学院和大学是一家。给我留有很深印象的是:吴有训先生等科学界前辈首先关心和注意的是人才,而他们所瞩目的人才超越部门的。开国以来,中国科学院成长得很快,大学也有长足的进步,但他们都面临深化改革的重任,并且都要竭尽全力来迎接世纪的挑战 and 机遇,双方是否应该联合得更加紧密?这是完全肯定的。

我祝愿中国科学院今后对科学事业作出更为重大的贡献,并祝同人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唐有祺 1920年生于上海市南汇县,国内外知名物理化学家。1942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化学系,1946年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1950年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海尔(Hale)研究员。1951年应清华大学化学系之聘回国,1952年调到北京大学化学系任教迄今。他曾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和化学研究所兼任研究员,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4年任北京大学物理化学研究所所长,1990年任国家教育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